

杨 竞 编著

见证二战日军沈阳英美盟军战俘营

奉天 涅槃

沈阳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88 5356 0

天般 奉涅

见证二战日军沈阳英美军战俘营

杨 竞 编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奉天涅槃：见证二战日军沈阳英美盟军战俘营／杨竞
编著．—沈阳：沈阳出版社，2002.10
ISBN 7-5441-2025-2

I. 奉... II. 杨... III.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战俘问题—史料 IV. 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2355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辽河石油报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180 千字 印张：10 插页：4

印数：1~50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潘晓翊 宋 铮

封面设计：贾 阳

责任校对：朱科志

版式设计：宋 铮

责任监印：姚德军

定价：18.00 元

(如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 战俘营营房旧貌

▼ 战俘营营房近貌



ACN13/01



▲ 1945年8月战俘合影

▼ 2002年战俘聚会合影



► 获得解放后，詹姆斯·布朗（右）在沈阳照相馆与从西安县（今吉林省辽源市）解救回来的美国战俘威克合影留念



◀ 詹姆斯·布朗及太太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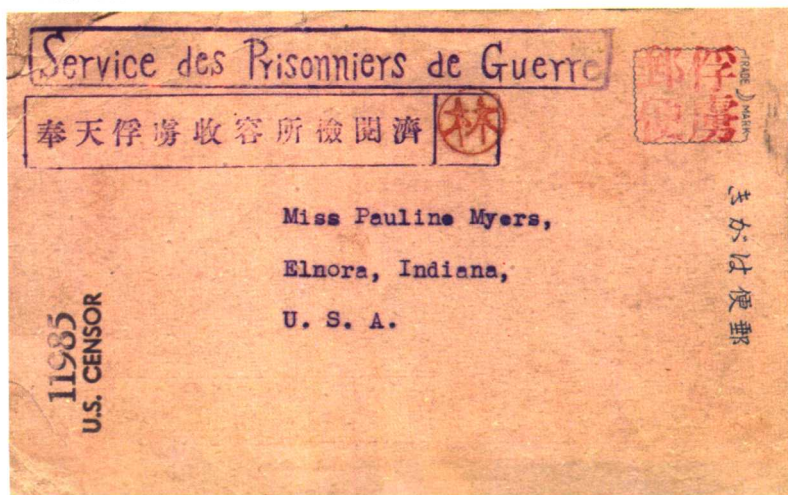


▲ 美国战俘弗朗西司·斯塔基当年的战俘号牌



► 美国战俘弗朗西司·斯塔基当年的战俘号牌和服装

▼ 战俘邮件



序

杨竞先生从沈阳多次打长途电话找我，又发了传真，一再要求我为他的新书写序，我为他的热诚执著感动，同时对他追溯历史的耐心赞佩，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也希望他的著作《奉天涅槃——见证二战日军沈阳英美盟军战俘营》早日和读者见面，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悲痛的历史，并为千万为和平而牺牲，为自由而战的勇士们留下见证。

1945年8月，中国抗日胜利，我从云南昆明去上海，当年我刚刚担任了中国中央新闻通讯社记者，被派驻上海，刚20岁，对于胜利的来临充满了无比的希望和信心。同年的秋天我又被派到沈阳探访复员的新闻，当时东北战后情况相当复杂而混乱，但大家对于日军控制下的盟军战俘营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和关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杨竞先生费了很多时间和心力把这段历史公之于世，非常有意义，也值得我们鼓掌。

沈阳出版社担任此书的出版工作也是好事。历史是一面镜子。日军的暴行应有记录，盟军战俘在中国的勇敢精神也更应该让世人知晓。

新世纪已来临，中国正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快步前进。这本有意义的历史记录该是新世纪的献礼。

陈香梅

2002年3月于华盛顿

目 录

序	陈香梅
引子	1

上卷·战俘苦难记

一、苦难从这里开始	11
“巴丹死亡行军”和“地狱之船”	11
二、炼狱	23
奉天战俘营	23
战俘开始死了	35
劳役生活	47
战俘营里的日本人	52
饥饿	56
逃跑	62
新“家”	71
密码锁	80
两个日本兵	83
“恶作剧”	88
“世外桃源”	94
新年祝词	102
较量	107
捣乱破坏	114
刑罚	117

目 录

三、解脱	125
空袭	125
解放	136
苏联红军	144
四、狱中手记	159
狱中诗歌	159
狱中日记	166
家书	179
五、相关链接	182
奉天日记	182
我的爷爷	208
《日军的奴隶》节选	210

下卷·罪证揭密

一、永久性证词	219
二、密件	225
三、训令	229
四、战俘名簿	236
主要人物简介	301
后记	308

引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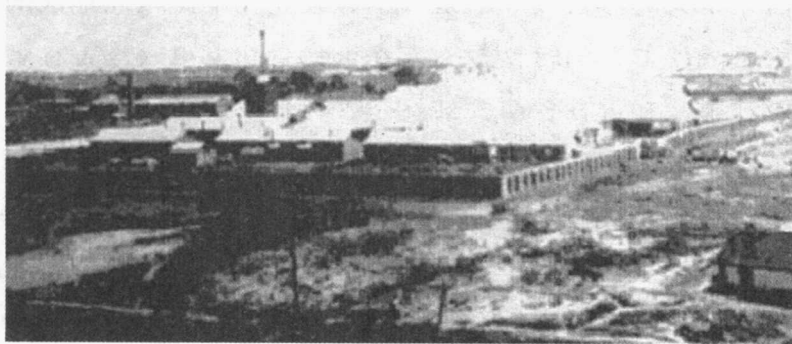
这是一段尘封了 60 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在奉天（今沈阳）建立了一个专门用来关押日军从太平洋战场俘虏的美英等国战俘的战俘集中营，叫奉天战俘营，即日本人所称的“奉天俘虏收容所”。当时，奉天战俘营实际上是日本人设立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心战俘营。同时，日本人在吉林省郑家屯（今吉林省双辽市）和吉林省西安县（今吉林省辽源市）分别设立了两个直接隶属于“奉天俘虏收容所”的第一、第二俘虏收容分所，分别关押着被俘的盟军高级将领和高级文官。从 1942 年 11 月 11 日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期间，奉天战俘营先后关押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士兵战俘达 2000 多人，他们有的是在菲律宾、新加坡和香港



被俘，有的是在荷属东印度（爪哇）群岛被俘，平均年龄 26 岁，最大的 62 岁，最小的 22 岁。在这期间，不断地有战俘陆续被送到战俘营，其中最后一批战俘是在 1945 年 5 月 29 日到达奉天战俘营的。最开始的时候，第一批到达这里的 1428 名战俘被关押在今沈阳市北大营地区一个旧时的中国军营里，即现在的沈阳市第七粮库所在地。被关押的战俘每天要从那里步行近 5 公里的路程去日本人的工厂“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MKK）”

（今沈阳中捷友谊厂所在地）劳动，同时还有一部分战俘前往另一个日本人的工厂“高井铁工所（TKK）”

（今沈阳黎明设备工程公司所在地）劳动。1943 年 7 月 29 日，战俘们被迁往位于现在的沈阳市青光街附近新建成的永久性奉天战俘营，即日军设在奉天的中心战俘营。同时日本人还在奉天 3 个日本人的工厂所在地设立了分战俘营，日本人称之为俘虏派遣所。搬到新战俘营



奉天战俘营全景

一年后，即1944年6月，先后有150名战俘被送往第一俘虏派遣所即原“满洲皮革株式会社”（现沈阳市变压器厂所在地）劳动，另有150名战俘被送往第二俘虏派遣所即原“满洲帆布株式会社”（现辽宁省快速客运站所在地）劳动，同时还有125名战俘被派到第三俘虏派遣所即日本人设在奉天的一家钢铁厂去劳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设在其本国以及亚洲各被占领国的日军战俘营多达六十几个，而奉天战俘营就是其中之一。在长达近3年的关押期间，在这个据称是当时日本人的模范战俘营里，战俘们饱受了疾病、寒冷、饥饿、毒打、死亡等数不清的痛苦和磨难，给他们留下了一段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一个名叫詹姆士·布朗的美国战俘在菲律宾战场被俘时体重是100多磅，从战俘营获救时已经骨瘦如柴，体重最低时仅为80磅。在刚刚到达战俘营的第一个冬天里，就有约200多名战俘因饥饿、疾病或寒冷而死；3名战俘因不堪痛苦而舍命出逃，最终没能逃出再次落入魔掌并被枪毙的厄运。只有沦为亡国奴的奉天工友用他们善良的心才给了战俘一丝安慰。美国战俘威廉姆·迈纳从奉天战俘营获救后这样说道：“我几乎失去了身边所有的好朋友，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恶劣的生存环境足以扭曲人的灵魂。”正像英国战俘老兵波特所说，“我那颗破碎的心留在了奉天”。

根据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官方统计数据，在第二



奉天战俘营仅存的一座营房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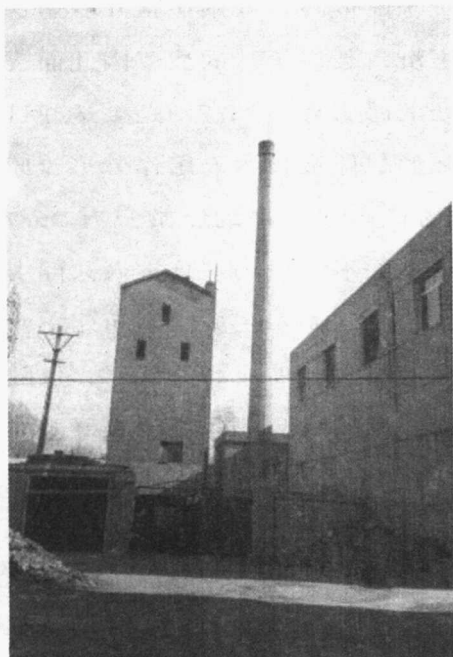
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被德国俘虏的战俘在押期间的死亡率为 1.2%。较低的死亡率主要是因为德国签署并承认《日内瓦公约》^①，同时也因为这些德国人的战俘主要是在战争后期被俘的，平均在押时间为 0.95 年。而根据太平洋战区尤其是菲律宾战场的统计数据则表明，战俘在被俘期间的死亡率高达 40.4%。如此之高的死亡率主要是因为日本人虽然签署了《日内瓦公约》，但是还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尽管申明有意愿遵守条约，但同时也保留改变做法的权利。正是在日本政府这种态度的

^① 即《关于保护战争受害者的日内瓦公约》，其中包括缔结于 1929 年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详尽阐述了交战国必须如何以人道主义对待战俘。

基础上，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奉行的武士道精神使他们对战争乃至对人性都怀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态度。丧心病狂的日本军人把战死疆场、为天皇尽忠奉为至高无上的荣耀。在他们的眼里，战俘不过是和他们具有同样思想、信奉同样理念的军人，虐待和杀戮战俘无非是在尽军人的职责。根据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 2002 年的最新官方统计数据，太平洋战区战俘的在押期平均长达 3.15 年，远比欧洲战区战俘的关押期长得多。太平洋战区战俘大量死亡主要的原因是饥饿、传染病，再加上日本人往战场以外的地区运送战俘而带来的危险，其中包括几艘运送战俘的船只被美国潜艇击沉，数以千计的战俘因此而丧生，加之运送时战俘所处的恶劣环境，特别是被送往日本北部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战俘被日本人用作劳工等原因造成的。太平洋战区的日军战俘平均年龄只有 26.7 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太平洋战场，日本人共俘虏了 34648 名美军战俘，其中 12935 人在被俘期间死亡。大部分美军战俘主要是在菲律宾群岛战场上被俘，仅陆军和空军（不包括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菲律宾群岛的被俘人数就有 25580 人，其中在押期间战俘死亡人数达到了 10650 人。截止 2002 年 1 月 1 日，从日军战俘营中幸存下来的 14930 人中仅有 4473 人还健在。而据保守的统计，奉天战俘营幸存的 1600 多人中现在仅有 157 人健在。詹姆士所在中队的 250 名在巴丹参加战斗的人中，

现在仅有 18 人健在，而格罗凯特所在中队的 250 人中，只有 18 人从日本人的战俘营中幸存下来。

残酷的战争，无情的岁月，致使一些当年的战俘不愿意回首自己那段惨痛的经历，他们把被日军俘虏视为一种个人的耻辱，非常不希望谈及那段往事。很多人即使对自己的家人都只字不提，有些当年战俘的亲属是通过第三方的转述才得以了解自己亲人的战俘经历。但岁月终究不能把悲惨的过去从他们的脑海中抹去，一些历经磨难而幸存下来的曾经被关押在奉天战俘营的老兵



当年战俘营里的烟囱和水塔遗迹

们，如英国战俘阿瑟·克里斯蒂（英国皇家军团列兵），美国战俘詹姆士·布朗（美国空军第二十四驱逐机大队第二十驱逐机中队中士机械师），美国战俘拉塞尔·格罗凯特（美国陆军德克萨斯骑兵团中士），美国战俘 J·D·奥斯博恩（美国海军

纳帕号军舰一级信号兵），以及美国营救队员霍尔·雷斯（美国战略情报处参谋中士）等人，终于打开了记忆的闸门。透过他们清晰而真切的记忆和如泣如诉的话语，使人们了解了他们心中的最痛，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又一个侧面，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进一步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惨绝人寰的反人类暴行，让人们在翻阅这页历史的同时，不忘提醒那些极力粉饰自己丑恶历史的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终将被历史所唾弃，而那些曾经为正义而战的人，即使沦为战争恶魔的阶下之囚也永远是人们心中的英雄。

